

给爱情穿上

青春风铃散文书系

旧衣裳

邓皓 著

主编 刘绍棠
责任编辑 向飞
封面设计 钟嵘
宫曦



青春感悟卷



给爱情穿上
旧衣裳

□ 邓皓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给爱情穿上旧衣裳/邓皓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5. 10

(青春风铃散文书系)

ISBN 7-80088-178-4

I. 给… II. 邓…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9381 号

书 名: 给爱情穿上旧衣裳

著 者: 邓 皓

责任编辑: 向 飞 宫 曦

封面设计: 钟 嵘

出 版: 中国社会出版社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100032)

发 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排 版: 中国天平实业总公司

文化交流分公司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装订: 北京科技大学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 7-80088-178-4/I·95

定 价: (全套)44.00 元 (本册)8.80 元

总 序

□ 刘绍棠

写小说和写散文是两股劲儿，但是并不隔行如隔山。

小说好比京剧，散文就是昆曲。小说来自散文，正如昆曲是京剧的主根之一。学京剧想当好角儿，都要在昆曲上下功夫。男怕《夜奔》，女怕《思凡》，过不了这两关，男（生）女（旦）都成不了器。梅（兰芳）、程（砚秋）两大家，都有极高的昆曲艺术造诣。

好的小说家，无一不是好的散文家，鲁迅先生便是如此。

昆曲难唱，散文难写；我一向视散文创作为畏途，不敢问津。但是，要把小说写好，必须具有散文功力，所以我又爱读散文，并且学而时习之。古今中外的散文名篇，常在案头，以备浏览，从中有所领悟。报刊逼稿，催索再四，只得《跪池》《醉写》，厚起面皮反串了几回。以写小说的粗手拙笔，试写几篇散文附庸风雅。

散文要语言简洁，描叙精炼，同时又必须准确，含蓄。准确才能简炼，含蓄才有韵味。中国的艺术欣赏习惯，讲究意会，而不过分言传；讲究话里有话，弦外之音，而且要余音绕梁。写小说的人要从散文中偷（取其所长）、悟（为我所用）、化（化为己有），能使小说创作增光生色，尺

长丈进。

抒情散文“人保戏”，叙事散文“戏保人”，我写“戏保人”的叙事散文。取法乎上，我宗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虽然高山仰止，仅及其下，然而心向往之。愿得一窥堂奥。

“五四”至今，中国新文学的两位散文大师，一位是鲁迅先生，另一位便是周作人。胡适当年说过，“五四”时代的文学家，古文造诣无出周氏兄弟之右者。鲁迅先生和周作人正因为具有博大精深的古文造诣，所以他们的散文大得古典文学的精髓而无与伦比。中国是个诗大国，也是散文大国。在中国文学史上，大诗人和大散文家比大小说家多得多。因此，我们的散文创作，更应该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更要注重中国气派。把民族风格和时代意识、时代精神、时代特色结合起来，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必能根深、本固、枝荣、叶茂。

鲁迅先生和周作人深通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对他们的散文也大有影响。他们集古今中外于大成，因而炉火纯青，出神入化。

多年来，我们对鲁迅先生散文的思想性和战斗性的继承有误，以致把散文写成了宣传品，忽略了学习和发扬鲁迅先生散文的艺术性。我们要知错必改，而不能诿过于鲁迅先生。

周作人散文的淡雅、韵味、知识性和趣味性，都值得我们借鉴和运用。对待周作人的人和文，要有所区别而又不能割裂。

散文要多样化，才会有起色。题材要多样，艺术更要多样。目前的散文和小说创作，艺术上嫌单调。因此，散文家和小说家都要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赤、橙、黄、绿、青、蓝、紫，酸、辣、苦、甜、咸，煎、炒、烹、炸，荤、素、冷、热，生、旦、净、末、丑，狮子、龙、虎、狗，梅、程、荀、尚，马、谭、杨、奚，云里飞，八大怪……五光十色，花团锦簇，绚丽多姿，争奇斗妍，文坛风景才好看。

改革开放，解放了文学创作生产力，形成百花齐放的气候和环境。小说和诗歌佳作五彩缤纷，琳琅满目。近年来，散文迎头赶上，繁花似锦。尤其令人刮相看的是一大群青年散文家崭露头角，以他们的早晨八九点钟的视角抒情叙事，显示了对前人的学习、继承、变革、发展。其中祝勇、邓皓、赵凝、陈勇、黄文婷的作品颇有特色。现在，他们每人结成专集，组成丛书出版。我很高兴被聘为主编，并写此小序，为这套丛书鼓与呼。

1995年国庆节

青春在歌唱中永恒

□ 沉 戈

我们可以把青春比作晨风里一枚可爱的露珠，因为它折射出的是不含杂质的最纯净的太阳光泽；也许你会说，露珠太脆弱、太易逝了，不错，露珠易逝，也许只是瞬息云烟，刚才曾深深感动你的青春，就已经被融化成一个个的原子，夹在岁月无边的风中远去了，令你再也捕捉不到，感受不到，它因此而显示它的珍贵。我们也可以把青春当作湖泊，在时光中蒸腾干涸的湖泊是有的，可是，只要你知道如何善待它，只要你懂得不时用心灵的雨水浇灌它，它就会盈盈地漾满你的胸怀、你的生命。

“青春不仅仅是生命的一个阶段，它是一种精神境界。”年华已逝的人们，往往以保持着青春的精神状态而自豪。青春于是成了一种带着座标意味的象征。它成了衡量人生价值的一种尺度。

青春，我们开始尝试生命。青春不同于幼年，执著于母乳的温暖而不必去顾忌窗外风雨正寒；青春也不同于老年，可以坐在暖洋洋的太阳底下不紧不慢地于胡须间一一

拈出对往昔的回忆。青春，是我们开始握到世界那只高深莫测的手掌的年代，是我们壮起胆子在命运的峰谷中探险的年代。无数条道路在脚下延伸，无数种可能在眼前展现。诗人早就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可要紧处往往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所以，我们思想的触角，就是在这青春年代里，一天比一天发达进化的。青春给了我们太多应该感知的色彩与容颜、给了我们太多的快乐与忧愁，兴奋与伤感。“我们青春的触角伸向这个世界最细微的角落，伸向每个生命最隐秘的颤栗，在对外宇宙和内宇宙最敏捷最有力的探究中，我们寻找着展示着我们青春的生命！”我们在青春的渴望、审视、迷惘、颤栗与奋斗中，书写了一部完整的心灵历史。

二

青春散文是青春的我们在玫瑰色的岁月里创造出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为瑰丽的青春采制的永恒标本。它那历久弥新的色泽，将永远激励我们进取的步履。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青春散文呢？似乎从来没有人为之下过定义。青春散文，是否就意味着青年报刊上的那些风花雪月的、掺杂点爱情故事的散文呢？或者说，年轻人写的散文就是青春散文？这两种观点都不十分准确。青春散文是年轻人通过青春视角看待世界所留下的心灵纪录。在这个范畴内，它的内涵是广阔的，包含了各种风格的随笔、日记、杂文、书信，散文的一切规律在这里同样有效。

它不仅涵盖了个人心灵的历史，也涵盖了青年眼中的民族的历史、世界的变迁。

当我们谈起青春散文，通常是指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今日风华正茂的这一代人所创作的散文。舆论曾称他们为“第四代人”。他们不曾拥有献身民族独立的第一代人那样的慷慨悲歌，也不像新中国养育出的一代人那样具有统一的政治信仰和价值取向，就连红卫兵的呐喊和知青插队的噩梦对他们来说也仿佛是史前的遥远传说，他们是在中国的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里长大的，在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凯恩斯、尼采、萨特、三毛、金庸、林青霞、玛多娜、麦克·杰克逊……成群结队地前来探访他们的心灵。这就注定了他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属性以及精芜并存的涵盖空间。

这一代人是在朱自清、杨朔、刘白羽模式的散文教育中长大的。那种表现方式距离当代青年的现实生活过于遥远，而那种传统的笔墨意趣也早已无法传达这一代人的心理节奏。他们痛恨任何形式的规范。就像作家邓刚说过的，“坦率地说，一代代一本本教科书上始终牢牢印着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使我感到惊讶。那古董一样古气沉沉的文章在当代鲜活的生命面前奉为范本，我个人不太以为然。”最早触动他们心灵的敏感神经的，是来自海峡彼岸的、多少带有一点异域文化色彩的青春散文。八十年代中期，以三毛、席慕蓉为代表的台湾散文大举入侵大陆青年的心灵疆域。三毛的作品展现的多是人生的沧桑和人间的真情，而席慕蓉的作品几乎全是对已逝的年华的追忆与感怀。他们

才知道，散文还有另外一种写法。他们仿佛于瞬间受到上帝的点拨，一下子就找到了喷吐青春激情、书写青春本色的突破口。当然，那绝不是台湾散文的翻版。青春散文，最初是在校园里萌芽的。

一批最真实地呈现年轻人心声的校园刊物相继诞生。今天青春散文的骨干作家，大多是脱胎于八十年代末期的校园文化氛围的。当我们回首那段历史，视野中最初闪亮的星子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曹明华。她苦心经营的刊物《新上院》成了校园文化的象征，她创作的青春散文集《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曾被广泛传抄，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后，发行量超过百万，成为青年读书界的一大热点。曹明华的意义在于她的开创性，至于她的散文，艺术上青涩得很，比起今天的许多青春散文家来要逊色得多。第二位引起广泛关注的青春作家便是汪国真了，当我们回顾青春散文的发展史，如果我们还冷静的话，我们的目光是不能回避他的。九十年代初，汪国真在《辽宁青年》上开设的《哲思短语》专栏，成为青春散文家开设的第一个个人专栏，但寿命并不很长。

接下来是一批年龄层次更低，心灵感受与年轻读者更贴近的青春散文家，纷纷从各自不同的角落里驰进青春散文这一块辽阔的牧场，进入广大年轻读者的视野。他们使青春散文告别了萌芽期和无序状态，开始乘风破浪，直挂云帆。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有祝勇、邓皓、洪烛、艾明波、黄文婷、陈勇、赵凝、赵冬等。邓皓的《舒展你的心灵》、祝勇的《爱是一种心境》、洪烛的《小梅，你好》等

作品，成了传抄、转载率极高的代表作品。他们的散文集，如邓皓的《超越灵魂的歌唱》、祝勇的《与梦相约》、洪烛的《浪漫的骑士》、姜丰的《温柔尘缘》等也受到普遍好评。这一批青春散文家们，是依靠扎实的功底崛起的。他们的作品除大量刊载于青年刊物外，还大量出现在各地的纯文学刊物上，诸如《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诗刊》、《上海文学》乃至台湾的《联合文学》、《中央日报》等，为许多后来者所不及。

九十年代中期，青春散文进入繁荣期。青春散文家的个人专栏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祝勇、邓皓、乔叶、陈勇、王书春等分别在各种青年刊物上开设了专栏，新一批的青春散文家亦开始浮出海面，以发表青春散文为主的刊物，如《女友》、《青年文摘》、《知音》、《辽宁青年》等，发行量大都超过百万，《读者》在一九九五年五月突破四百万大关，达到四百一十七万。“青春风铃散文书系”是国家级出版社第一次隆重推出青春散文的整体阵容，将成为青春散文界最重要的事件。

三

青春散文所表现的范畴，大多是人生这一特殊时期的喜怒哀乐，闪烁着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喁喁的青春情绪，充满着对于平凡生命的深刻体验。一次出游、一片月光，都可能引发作家的悲喜，进而唤起读者潜意识里相似的体悟，还有初恋的痛痒，涉世之初的惶恐，以及在人生的河流里

游历的一段段动人的故事……青春散文包含了整个青春时代一幅幅最感人的画面，其涵盖力是丰富的。今天，青春散文在文坛上还受着某种讥诮和排斥，他们会说，始终不能脱离自我的小圈子，是青春散文的天然不足。这又回到文学是否可以表现自我这个老论题上了。作家朱苏进曾说过一句话，我们十分欣赏：“散文是自语，用自己的口说给自己的耳朵听的。所幸者，是万千人儿都爱听到别人的自语。”侠骨也有柔肠，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会有一些共通的东西，而这些“自我”的小情感，一旦发表，一旦它会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唤起共鸣，它就已经不完全属于他个人了，而是具有了社会属性。青春散文所表达的，就是年轻人所思所想、所感所悟的最真实的东西。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孤独、茫然的复杂心态，但是这种心态又恰恰是每个人在这段时期都可能会怀有的正常感情，它反映出青春散文的不加虚饰的率真品格。

汪曾祺曾经说过：“老年人文笔大多比较干净，不卖弄，少做作。但是往往比较枯瘦，不滋润，少才华，这是老人文章一病。”青春散文则正好相反，它或炽热奔放、或恬淡宁静的美学境界，直抒胸臆的无拘无束的自然天性，会使读者获得难以言喻的欢乐。就如同一位朋友说的：“它首先不是成人文化，缺乏那种四平八稳的平静和道貌岸然的所谓成熟，没有繁琐的喋喋不休的叙述和冗长的解说，它有的是激情，澎湃的激情就是生命的最好的叙述，它不需要证明，勃动的青春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青春散文领域，比较而言，祝勇洒脱飘逸、邓皓恬

淡隽永，陈勇深沉辛辣，越凝纯净浪漫。当然，各位青年散文家的风格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探索中不断演进、发展的。近年来邓皓的作品深沉了许多，开始注重对于人生一些本质问题的思考，显得更加厚重了些，与青春刊物日益轻飘的风格相左。而祝勇作品中对于文化的思考成分有所加重，题材范围也日益涉及到更加广阔的社会人生。可见，“第四代人”们以跨世纪人特有的魄力与敏锐触角，通过他们特有的青春视角，谱写着令人心动的篇章。

当然，我们丝毫没有理由认为青春散文是完美无缺的。应当看到，青年刊物及生活刊物的大量涌现，稿源的奇缺，加之一些年轻作者出于现实利益，放异个人追求，一味迎合，使得一些追逐时尚，缺乏个性的作品如肥皂泡一样于瞬间膨胀，充添着人们的视野。这些糖醋散文酸酸腻腻，搔首弄姿，并无真情实感，它们也必会如肥皂泡一样于瞬间在人们的心头消逝。另一方面，一部分青春散文家醉心于包装，过于注重公众效应，把书斋变作了写作作坊，批量生产一些编造的故事，忘记了散文是心灵最真实的流露，最终陷入余秋雨所担心的“矫情、虚假、背离生命本色的苍白境地”。

所以，我们策划出版这套丛书，既是为了重新审视青春散文成长的痕迹，也是对青春文化进行一种倡导。我们倡导的是真实的、健康的青春文化。

愿我们青春的情绪注入我们民族古老的血脉中！

“所有的，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
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缨络，编织你们。”

像皓月一样深情、幽远

□祝 勇

用月亮来形容男性，似乎有些不大适宜，但是读邓皓散文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像九月清凉的天空中一轮明净的皓月，不论我们身在何方，也不论我们怀揣怎样的心绪，只要我们抬头，他随时都在我们心灵的上空闪耀，濯洗着我们的思想，而且始终那般静穆，那般幽邃，那般一往情深。

不知从哪一天起，我开始在轮皓月幽美的投影下漫步，我突然感到它不仅能够清晰地照鉴我心灵的纹路，而且这条月光河的流向，竟然这般契合我心灵的河床；又不知在哪一天，我从报刊上他的专栏里，看到了他的照片，和一来注视心灵的目光。

邓皓和我，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国，相距遥远。邓皓的散文，却又和我，和我们每一个热爱着他的读者，相距那么近。邓皓对文学有他独特的理解。在那篇写给张晓风的散文《晓风其人》中，他说：“作家只有把自己真正融入到作品之中，其作品才独具魅力。”在《惶惑》中，他又说：“作家是一种平凡意义上的活着。”“作家活得贵族了，也就意味着作家本身的意义已经消亡了。”是的，作家毕竟

不是明星，没有偶像派与本色派之分，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作家，都是本色派，都是以自己的整个灵魂在写作。邓皓就是这样，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哗众取宠的痕迹，他笔端汨汨流出的，永远是他心灵最纯净的折光。

于是他写他的记忆，写他的思想，写他的潇洒，写他的沧桑，写他最爱的朋友——Music，甚至忘不了写他的惶惑、胆怯、忧伤。散文是心灵与心灵之间距离最短、也是最美丽的桥梁。

写散文，心灵是要洁净的，像皓月的光芒一样一尘不染。我知道邓皓有一颗坦荡、洁丽的心，淡泊功利，永远不会像文坛暴发户那样自鸣得意。邓皓还在《惶惑》中感叹“作家这一原本痛苦的职业已经从本质上蜕变而慢慢成了不少人轻取人生的手段”，我十分赞同邓皓的观点。很难想象污浊的灵魂会散出皎洁的光芒。身为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搞文学，不是炒股票，欲望不可多，而真诚不可少。即使你活了一千年，也未必算得上长寿，如果你心中没有真诚。真的，如果你不曾体验过发端于心海深处的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如果你不曾真正地爱过恨过，如果你不曾在梦与醒之间，化身云化身雨化身明镜，以一纸诗文试炼今生，如果你不曾拥有为了艺术的一次诞生，宁愿一千次死亡的牺牲精神，你就不曾有过真正的生命。

所以我说，邓皓的散文是一种境界。走过许多条路，临过许多阵风，沐过许多次雨，见过许多种人，然后，坐下来，一壶老酒，或一盏清茶，幽幽地述说人生的哲思，自

然况味，生存的艰辛与美丽。外在的大悲凉或者大欢喜，似乎不能伤害他高贵的心灵，相反，那些大悲凉大欢喜经过智慧与情感的灵水的浸泡，已蜕化成一种平静坦然地面对世界面对人生的力量。邓皓的散文，正拥有这样的力量。

而邓皓，也正是通过他的散文，把这种境界、这种力量传达给每一个他热爱的读者。好让“皎皎空中孤月轮”照得“江天一色无纤尘”。因而，尽管邓皓的散文记叙的多为个人的经历与感受，但是借助于此，他已把灵魂的触角伸向每一个与之共震的心灵。而后者，正是邓皓所关注的。邓皓正是为着滚滚红尘中的芸芸众生而创作，不是宣讲佛法，不是指点迷津，是娓娓时，和你交谈。

当然，这种交谈是充满了智慧的。邓皓的散文，时时妙语如珠，精辟透彻。譬如他说世界：“世界开始展现她真实的美丽和忧伤。但此时此刻，忧伤不会让你走近忧伤，美丽去让你投靠美丽”（《静坐》）；譬如他说音乐：“音乐不是呐喊、渲泄和发表宣言，音乐更不是传递消极情绪和歇斯底里的愤怒甚至誓不两立的背叛，那样我们不如选择谩骂和肉搏。音乐应该是在一种安详的空间和平和的心态下达成的沟通，传递理解和形成默契”（《最爱的朋友》）；譬如他说作家：“你抽屉里的那本作协发给你的‘绿卡’不能证明你便是作家，只有当一部作品你不带功利的目的去完成它，而且当你为它圈上最后一个标点你能为之满足时，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惶惑》）……正是这种智慧，使无数不相识不相干的人，一齐围拢到他的身边，让心灵的溪流，汇在一起流淌。

喜欢邓皓，你可以多看他的文章，因为他的作品篇篇都是那样精彩，不会因创作量大了，专栏开得多了而不顾产品质量；喜欢邓皓，你也可以不必多看他的文章，因为有的时候，惊鸿一瞥，远比长久的注视还要来得深刻。那一瞥带给你的，也许是太多的悲喜，也许是无限的真淳，也许是幽深的冥思，也许是超然的宁静……心灵便在那一瞥中相投契，便会化作清风一笑，真的，相知的灵魂不需时时相伴，只要在你的心灵需要抚摸或者注视的时候，随时能够感受到那抹深情而幽远的月光。